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四目錄

吏政十
吏胥

令史

賴吏胥

史胥議

馭吏論

覆陳書役不必定額疏

覲察奸蠹內外審一疏

訪憲衙蠹之法疏

衙蠹宜剔其源疏

上玉撫軍條議

請杜嘗吏舞文疏

說吏胥

分發在官法戒錄疏

亟更役法疏

相從式

侯方略

儲方輿

儲方輿

田文鏡

李之芳

張惟亦

孫光紀

周健

喬其慎

牟昭相

陳公綱

傅離禪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四

吏政十
吏胥

善化賀長齡鵠庚輯

令史日知錄

顧炎武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一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局亦乃方軌一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裕令史者。猶爲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謂宰臣曰。女真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更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統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驛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哉。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

當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爲也。劉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然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闢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更胥。旦竭躉。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明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方賦稅恐飛詭爲姦也。然弊孔蠹寶。皆由吏胥。臺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額吏胥

侯方域

今天下更胥之橫。何其甚也。雖少猶當有以額之。而況其多乎。夫以吾君吾相朝夕所講求之法。日夜所撫循之民。厲精而施之。跂予而望其治。乃一日蠶且壞焉於羣吏胥之手。朝廷之上。大聲疾呼。三令五申。遂熟視而無如之何。此其故何也。違令之誅不嚴。而容匿之蔽不破也。蘇軾曰。天下之人。有甘於自棄。爲惡甚毒。而不可解者。吏胥之謂也。古之馭吏胥也。必有選而任之之道。所謂豫屬者。是已學而後入。材而後試。其賢能略與其官長等。非鄉里所舉者。則不得當也。故其途不襟。其數不可多設。其人亦自愛惜。勉屬於功名之路。有士君子

之風。今則不然。姦猾者爲之無賴者爲之。犯罪之人爲之。搢紳豪強之僕逃叛之奴爲之。吏胥之子孫相沿襲。親若友相援引者更迭爲之。凡若此者。豈復有毫末之餘地哉。是以雞鳴而起。孳孳爲不善。不擇人而食。不擇科而犯。以是爲應然也。嗚呼。吏胥之固結也久矣。爲之官長者。精明強固者少。闖蕡嗜利者衆。初聞其害。亦未嘗不驚且怒。既而諷焉。以爲是固吾之左右也。浸假而備顧問。浸假而寄腹心。託爪牙。藉以營其私囊。夫且四顧躊躇。以爲吾非吏胥。誰與爲理。是一郡嘗有數守。一縣嘗有數令也。旣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貳有副。或一人而兩役。或一役而數名。莫不親近其官長。而以招搖於鄉里。曰我吏胥也。縣有吏胥焉。郡有吏胥焉。郡縣之佐貳。有吏胥焉。其郡縣之人。又有叢蔽於諸道。而爲吏胥者焉。縱橫巡按之署。盤踞督撫之衙。而爲吏胥者焉。嗚呼。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縣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計。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與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與狼也。其炎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稅。或無故而魚肉。有事而勾攝。疾首痛心者。幾何人。吞聲飲泣者。幾何家。是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縣以千數。縣吏胥三百。是千縣則三十萬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萬吏胥。是病三千萬人也。天下幸無盜賊之擾。水旱之災。謐甯無事。而日有三千萬人。不得其所。吁。亦大可爲寒心也哉。此皆無以額之之過也。近者數有裁革之詔。亦稍稍奉行之。然今日汰而明日復矣。巡按之署撤而督撫取而用之矣。吏胥之有罪者。縣發覺之。則入於府。府發覺之。則入於道。道發覺之。則入於院。至于院而人不敢復問向之所爲。府者。縣者。轉而與之抗禮。道者。降而接之以溫顏。是其不可向邇之勢。始猶處於降殺之間。而其後乃反驅之於積重之地。彼大吏之不賢者無論。其賢者持己有節。而御下無術。吏胥乘其峻刻之風。威猛之性。以市其重權。而取民間之財。顧有倍蓰於往昔者矣。嗚呼。從來天下。

之風。今則不然。姦猾者爲之無賴者爲之。犯罪之人爲之。搢紳豪強之僕逃叛之奴爲之。吏胥之子孫相沿襲。親若友相援引者更迭爲之。凡若此者。豈復有毫末之餘地哉。是以雞鳴而起。孳孳爲不善。不擇人而食。不擇科而犯。以是爲應然也。嗚呼。吏胥之固結也久矣。爲之官長者。精明強固者少。闖蕡嗜利者衆。初聞其害。亦未嘗不驚且怒。既而諷焉。以爲是固吾之左右也。浸假而備顧問。浸假而寄腹心。託爪牙。藉以營其私囊。夫且四顧躊躇。以爲吾非吏胥。誰與爲理。是一郡嘗有數守。一縣嘗有數令也。旣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貳有副。或一人而兩役。或一役而數名。莫不親近其官長。而以招搖於鄉里。曰我吏胥也。縣有吏胥焉。郡有吏胥焉。郡縣之佐貳。有吏胥焉。其郡縣之人。又有叢蔽於諸道。而爲吏胥者焉。縱橫巡按之署。盤踞督撫之衙。而爲吏胥者焉。嗚呼。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縣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計。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與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與狼也。其炎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稅。或無故而魚肉。有事而勾攝。疾首痛心者。幾何人。吞聲飲泣者。幾何家。是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縣以千數。縣吏胥三百。是千縣則三十萬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萬吏胥。是病三千萬人也。天下幸無盜賊之擾。水旱之災。謐甯無事。而日有三千萬人。不得其所。吁。亦大可爲寒心也哉。此皆無以額之之過也。近者數有裁革之詔。亦稍稍奉行之。然今日汰而明日復矣。巡按之署撤而督撫取而用之矣。吏胥之有罪者。縣發覺之。則入於府。府發覺之。則入於道。道發覺之。則入於院。至于院而人不敢復問向之所爲。府者。縣者。轉而與之抗禮。道者。降而接之以溫顏。是其不可向邇之勢。始猶處於降殺之間。而其後乃反驅之於積重之地。彼大吏之不賢者無論。其賢者持己有節。而御下無術。吏胥乘其峻刻之風。威猛之性。以市其重權。而取民間之財。顧有倍蓰於往昔者矣。嗚呼。從來天下。

之亂。固氣運爲之有。洪水之害。有猛獸之害。有暴君之害。豈今之氣運在吏胥耶。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限之。易若舉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決水之不可禦。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廢不舉。至於此極者。此其故何也。不悉其不額之弊。與必額之之法。雖欲額之而不可得也。不額之弊。在官不在吏。必額之之法。亦在官不在吏。不額之弊有三。而額之法惟一。官之不能而畏事者。以爲吏胥之多。非自吾始也。吾姑仍之。且觀望其他者之未盡汰焉。交相觀望。而吏胥卒以自若。此其弊一也。月而閱其簿。朔望而稽其名。奉令而裁之榜而示之。陽以虛文塞責。而陰挾其金錢。還之以故物。此其弊二也。去者去矣。而留者未去。彼此營護。而以浸潤其官長。三窟之兔。百足之蟲。必濟其黨。與之私。而後已。此其弊三也。夫朝廷而不知吏胥之弊也。倘其知之。而下之令曰。是皆有額。踰三人者。其官謫。踰五人者。其官削。踰十人者。其官殺。無赦。彼吏胥之爲惡而不顧其死者。固有之矣。亦有官代其吏死者乎。周書曰。刑罰世輕。世重。當其積弊。非重法無以制之。夫殺一人焉。而舉天下三千萬人。咸受其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而豈其爲商韓之峻也哉。

吏胥議

儲方慶

今夫聚百十奸人。日夜譖究行。而又假之以得爲之勢。且無所畏忌于中。則其謀事也。日工。而其爲毒也。日甚。宜邑向有吏胥之患。然爲毒未至。如今日之烈者。蓋二十年前。奸人分散于豪家。或間歸于卒伍。故其恣睢害人之智。各有所出。而吏胥不至甚毒。而難制。今豪家皆破敗。羣憚于功令。而武夫之氣亦少衰。獨有吏胥一塗。可以憑官府之威靈。肆行其縱恣。故舉一邑之奸人。羣起而趨之。然猶幸其有所畏也。則欲爲而不敢爲之。

事庶可冀什一于千百而邑之通顯于朝者士之強毅有志節者鮮不摧折于吏胥之手是以吏胥之心益無所顧忌而惟吾之所欲爲吏胥之心既無所畏吏胥之奸又日益多吏胥雖萬被罪吏胥其何悔哉獨惜夫出身加民者幸而得一官以榮其身而不幸而至于吾邑重爲吏胥之所誤以自入于罪咎而不可挽也何則凡人入官之始莫不以吏胥爲可惡而及其與之久處也則吏胥之言皆順適吾意者人情莫不喜順而惡逆故于吏胥爲易親而士民之受吏胥之毒而赴訴之者輒以爲攻我之私人而樹之敵或至忘其身以徇吏胥以擢抑士民之氣而後惟吏胥之言是聽吏胥之任既專士民之情益壅士民之情既壅吏胥之毒益深毒發于官長之身而發其毒者必士民之桀黠禍成于吏胥之手而營其禍者又同患之吏胥夫至與吏胥同患難而疾視士民以爲仇故雖陷于刑戮而卒莫之悟也嗚呼盍亦謹之于其始矣謹之于其始則吏胥之說不得進于吾前以通士民之情奚所不可夫士民之不類不可強也愚懦無知之民不能自言于守令而士之屬廉隅不肯與吏胥爲緣者又多落落不合取憎于人故夫士民之情恐其爲吏胥用而吏胥之隱于士民者至難辨也愚謂長吏苟有抑吏胥之心不必盡實之法而但當孤其黨以殺其勢求士之正直者咨之進小民之無告者間之使吏無所阻抑而有畏心則吏胥之奸可漸息而吏胥之毒不至及于吾身其慎毋以吏胥爲私人而以士民爲仇也

馭吏論

今天下之患獨在胥吏吏之驕橫與官長同縉紳士大夫俛首屈志以順從其所欲小民之受其漁奪者無所控訴而轉死于溝壑蓋怨謫之入人深矣推其所以則馭吏之道未得而吏胥之心無所畏也凡人出身爲吏

儲方艱

胥者類皆鄉里桀黠者流不肯自安于耕織然後受役于官而爲吏。吏之所爲固已異于常人矣。是以先王馭吏之法倍嚴于馭百姓之法。今日之吏苟犯科禁者上而比之官長官長有罪曰革職。吏胥有罪曰革役。夫吏胥之役豈可與官長之職同日而語哉。官長之受職也或承先世之勳業以襲其蔭或積數十年之勞苦以得一官取之至不易矣。不幸而至蹉跌則前此之勞盡棄而不可復振。是以官長皆有甚惜其職之心。而朝廷亦得挾之以威天下。若吏胥之役不過入數十金數百金之貲于官已耳。不幸而有禍敗。不過失此數十金數百金之貲而幸而不至于有罪。則可以橫行無忌。殲百姓之脂膏以自肥其家。而其所謂禍敗者又非有不可復入之禁。如官長之除名者也。故吏胥皆有不甚愛惜其役之心。而朝廷欲以此制其爲非。豈可得哉。向者朝廷亦嘗患吏胥之盤踞。思有以禁之。亦既立之年限以定其供役之歲月矣。然吏胥之姓名非若士人之登天府列賢書者可一一稽也。朝而革暮而復入。革于此復移于彼。至萬不得已而又使其子弟爲之爲之官長者特取捷給可供事左右而已。固不暇考其所由來也。朝廷雖設重法糾之而人亦莫敢發其奸。故夫革役之說甚不足以懾豪吏之心也。愚以爲吏胥之役既不足革而吏胥之奸復不可止。其治之以贓罪者又足累法司之考成而莫爲之嚴詰。則吏胥之心尙何所畏而不爲。小民惜身家顧妻子惟恐觸其放縱之怒。是以拱手聽命之不暇。愚謂吏胥之心所畏惟有一死。其所挾以凌轢百姓者亦謂縱犯贓罪不能置我于死故恣睢而無顧忌耳。朝廷欲禁其奸當擇其所畏者明示之。則彼尙存不敢之心于萬一而又不可概責之以死也。莫若恕其小過以全小人之命其必不可免者置之于法以儆其餘雖遇赦宥而吏胥之罪不少假焉吏胥雖無良豈盡如盜賊之懲不畏死者哉。

臣查條奏內稱弭盜之法。先嚴窩盜之家。而窩盜之人半屬掛名之役。查各省督撫司道以下。其書吏衙役皆有經制定額。不容冒濫。而有一等游手好閒無業貢人。每於額設吏役之下。空掛一名。書吏則爲貼寫。爲掌案下役。則曰幫役。曰白役。小則希免差徭。大則借端生事。自恃衙門情熟。因而包攬錢糧。把持行市。窩娼窩賭。無所不至。而猶未遂其欲。每與捕役上下其手。窩頓盜賊。發蹤指示。名曰放線。所獲之賊盜得其三。彼得其七。且以語言恐嚇事主。令勿報官。即使事發。而州縣捕役向爲一線串通。或以強爲竊。或故意縱放。有司爲之掣肘。百姓被其擾害。請嗣後各省掛名書役嚴行禁革。照額設之數。每名止許添一人。幫辦一正一副。可不誤公。現在掛名書役。悉令歸農。則窩盜之人少。而盜藏身之地亦少矣。等語。臣查掛名書役各處皆有。如科臣顧祖鎮所奏貼寫掌案幫役白役等名色。則皆非掛名書役也。蓋貼寫乃甫經學習幫寫文移之人。掌案則久於衙門熟諳章程辦理稿案之人。幫役白役。即各役內之副役。跟隨正役以効奔走之人。皆非徒掛空名者也。所謂掛名書役者。乃足跡不至衙門。經年不見本官。不知辦案爲何事。差遣爲何事。按冊有名。服役無人。惟津貼紙筆之費。以幫辦事書役。此則謂之掛名書役也。查各衙門書役。除州縣書役近在本處。向不換班外。其督撫司道府書役。皆散處各屬。率分爲上下班。輪流辦事。若按經制額定之數。每名再添一人。則各衙門不過寥寥數人。安能辦公無誤。卽如臣衙門經制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卽在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事務殷繁。尙苦趕辦不及。若以一正一副計算。每班不過二十人。以百餘人辦理不及之事。而欲責成於二二十人。其可得乎。由此而推。則各衙門書吏以一正一副留用。乃萬萬不能之事。其貼寫

一項跟隨學習幫寫。即將來辦事之經承。而且書寫需人。不能革除者也。經制典吏役滿出缺。新募典吏。何能辦理文案。故必需熟諳書辦職掌稿案。無掌案則事務茫。然是又掌案之不能革除者也。至若幫役白役專視差遣。○之終○簡如差多○專○正役不能親身出差。因有幫役白役爲之代勞。上司稽查不嚴。本官有意徇縱。則一票到手。便爲利斂所至之處。如狼似虎。恣意勒索。正副分肥。臣深知其弊。是以嚴禁司道之差。不許下府州府州之差。不許下屬縣。其有萬不得已之事。必須差提者。則令所差之衙門。將差役姓名報臣查考。如犯有需索之弊。必痛加懲處。所以一年之內。各衙門之差提甚少。差既絕少。利何從覓。正役之盤費尚且竭蹶。何能更養副役。此又幫役白役不禁而自除者也。至掛名書役。既不服役衙門。其所以掛此空名者。蓋亦有故。或家有田產。藉以支持門戶。或居鄉被人欺凌。藉以禦抵外侮。具呈投認之後。必行地方官查其身家是否殷實。有無過犯違礙。取具印甘各結。方准註冊。雖人之誠僞難必。大抵皆有產業之人也。若科臣所奏。是乃市井無賴。一無恒產之窮民。不但不能掛名于官。并書役亦不肯與之爲儕。又豈能把持行市。窩匿娼賭。使令盜賊其他包攬錢糧等事。更不必言矣。要之。窩盜通盜。第一係不法捕役。其次則不肖營兵。與勢豪土棍。臣雖不敢謂掛名書役中必無窩盜之人。然如科臣所奏。窩盜之人半屬掛名之役。去掛名之役。即少窩盜之家。實非確論。臣愚以爲。但當嚴查其行止。以分別去畱。如平時果有生事把持等類。不但掛名書役急當革究。即現在辦事之書役。亦當革究。若實係安分自守。藉支門戶以禦外侮。雖有書役之名。實與農民無異。似可不必盡行革除。蓋司道府衙門書役。本無額設工食。又有紙筆等費。既將各項陋規裁革。不許受賄作弊。若併此掛名津貼。亦爲革除。則紙筆之費。亦無從出矣。況各衙門書役。實非一正一副所能辦理。所有科臣顧祖鑑條奏。蓋除掛名之役。止。

留一正一副之處。應毋庸議。

覺察奸蠹內外畫一疏

李之芳

臣惟吏書作弊壞法處處皆然。實未有如在京各衙門之最甚者。故釐弊別蠹當先。自在京各衙門始。京師之蠹消天下之蠹亦消矣。京師之弊除天下之弊皆除矣。無如各衙門事務殷繁。易於養奸滋弊。該管之官。一有不察。則招搖撞騙無所不爲。且授受隱秘。難以舉發。與受同罪之贓出錢之人。必不肯首告。即旁人告發。亦必不肯據實供吐。其承問之官。亦不過以夾訊不服。朦朧完結。所以朝廷清釐庶政。諸弊皆易芟除。而惟此胥吏之奸。牢不可破。即如現在各衙門吏書。豈果人人奉法。而無作奸犯科之輩者。乃數年以來。未聞某衙門祛某一蠱。某衙門發某一弊。卽尋常責革。亦屬罕有之事。可見向來書吏作弊。皆該管司官因循容縱。置若罔聞。且以爲雖事發而身不任其責。故也。臣思衙役犯贓失於覺察者。本官革職。煌煌功令。率土凜遵。而惟在京衛門。不用此例。如往年門文秀一案。書辦犯贓至數千兩。該管司官竟不坐以失察。此甚非均平之法也。夫在內在外。皆朝廷法紀之地。內外官員。皆朝廷發弊之人。况部院事務關係更重。部胥作弊賄賂更多。若謂衙役犯贓。難於覺察。豈外官偏有過人之精明。而京官皆當無聞無見乎。寬於內而嚴於外。何以厭服郡縣。有司之心哉。臣乞。勅部確議。嗣後在京各衙門官。必自覺察其胥吏。而奸蠹斂跡。內外肅清矣。

訪懲衙蠹之法疏

張惟赤

從來剝啄小民。惡莫甚於衙蠹。

皇上嚴綸申飭。不曾再三禁舊役。革頂首。有犯贓十兩之明刑。又有犯贓

一兩之新令。然立法雖嚴。而蒙蔽之局。愈不可破。究之殘民肥己。盈千累百。而未嘗發覺。即使發覺。又有巧術多端。打點彌縫。終成漏網。故肆意虐民。曾無顧忌。且自郡縣以至督撫衙門。串成一片。互相救援。雖有三年更替之令。而移姓改名。出此入彼。引接下手。非其親族。即其子孫。盤踞日深。線索日熟。內則伺本官之性情。窺打點之捷徑。外則聯唆訟之積棍。交不肖之紳衿。因而瞞官嚼民。無所不至。近見浙撫佟某疏。巡撫三省以來。恪遵功令。但有蠹役。憑民間告發。然後訪拏。在巡臣釐剔有方。自當一清羣蠹。但恐此輩。日在上官左右。聲勢赫奕。若督撫按三衙門各役。郡縣尚在曲意將迎。惟恐得罪。小民安敢遽然計告。卽巡按訪實拏問。既拏之後。必索欵於臬司。臬司轉案於刑廳。刑廳無從驗知。必詢之本廳書役。然本廳書役。必與此輩向結心腹之交。因密通消息。卽令本人自行造欵。遂將真實惡跡。一字不提。反假捏無影無干之欵。上報塞責。夫蠹役作惡。必有名聞。通國始爲巡按之所訪拏。在訪拏之時。非不眞知灼見。及至公堂質審。率多僞欵。或姓名不對。或被証差訛。一無指實。無論問官徇庇。卽執法者欲直窮到底。而其事實屬無干。無從坐罪。倅免以後。招搖得意。自誇打點神通。人人畏服。故訪拏一次。愈增一次之威名矣。在初訪之時。非不出示令人告發。但近年巡按所訪人犯。往往發下府縣監禁。以致央情保放。盛服逍遙。游行市上。愚民見之。謂彼雖屬訪拏。現在安然無事。又孰敢犯其兇鋒。惟恐補狀訐告。而此輩彌縫術巧。日後仍在衙門。則借端報復。身家立破。況每見縣閒各蠹。訪拏問革後。反買府廳頂首矣。府廳各蠹。訪拏問革後。反買充道撫按頂首矣。衙門愈大。則肆惡愈深。至於種種贓私。告出未及十之一二。而審問時。且盡付子虛。或不過問成八九錢贓銀而止。何則。蓋上諭有一兩籍沒流徙之新例。故必不滿一兩之數也。上下蒙蔽。打成一片。總之此輩之身家。必不至敗壞。則小民之冤苦。必不敢自鳴。

臣謹勅部嚴行各省撫按以後必須嚴拏勿待告發拏到之日先責迎風然後發下按察司監禁不許轉發府縣以致保放仍卽出示招人補狀其採訪各欵務開實跡若捏造塞責以致審質全虛者卽追究造欵之人治以扶同黨惡之罪益訪拏衛蠹必無冤濫欵贓必多被害必衆一憑諸眞欵再憑諸告發從公嚴審依律治罪被拏之蠹斷不仍留地方則小民知蠹役之可除自無所顧忌而敢於伸冤矣除撫按不時訪拏外大小各官可將本衙門蠹役自行覺察其府廳縣每季各造本衙門人役花名冊并並無訪過再進印信廿結移送刑官刑官不時嚴察如有犯者立刻揭送撫按坐本官以徇庇之罪倘刑官隱匿不報撫按訪實題參刑官一併治罪倘撫按隱匿不參科道官風聞一併參奏治以徇縱之罪如此積蠹可除而民得安枕矣

衛蠹宜剔其源疏

孫光祀

夫剔弊釐奸之典內外官員皆有參劾府縣吏胥亦有考察而獨京師之衙蠹與外省撫按司道之衙蠹未有一定之法可摘發其奸者此舞文蠻弊所以日甚一日也卽如各部衙役天下官職財用兵刑工役諸大事在其掌握倚法爲奸上下其手外官之不肖者夤緣鑽刺先與此輩勾連同行賄能使仕途之功罪無憑錢糧之多寡易混文移之遲速由己財用之乾沒不清其術則障日蔽天其贓則盈千踰萬該衙門官或爲其蒙蔽而不覺卽覺之而掩飾遮護不肯搜求若輩積弊相沿益肆然無忌矣若撫按司道之衙役通省之事咸經其手詐官害民弊難悉述下官既不敢問上官又復護短惟恐發覺有礙官聲是以因循容隱愈難禁制且此輩狡免三窟在州縣作惡已極則轉投司道在外省罪蹟已著則潛入京師衙門益晝益成若輩藏奸之藪不急爲警剔弊源何自而清耶伏乞自今定制令各衙門每年自行察覈其蠹役有奸狀著聞犯贓有據者如部司

則列狀以呈堂官司道。則據事以報撫按。以便彙奏。不許貓鼠同眠。曲爲回護。候審實贓罪。照原定衙役例。按律發遣重者正法。庶大蠹不至漏網。而衙門難以容奸。若年終該衙門不肯開送衙蠹。卽令本官註明結報。日後倘被別官指參。仍查犯事年月。以徇緝追論。每歲一行。如甄別之法。使巨奸易發。猾胥知儆。亂法者少。而京省内外各衙門肅然就理。其事似小。而所關實大也。

寇永脩日記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懵不見聞。卽有司專職。亦未嘗一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鑒守。何所適從。徒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

上玉撫軍條議

周鑑

夫書吏之弊。至今極矣。然患以爲州縣之書吏。更易治。而上憲之書吏。難治。何也。州縣之書吏。弊在虐民。富者百姓勒索。貧者任意留難。或勾通訟棍。借事興波。或授意罪人。誣扳嫁禍。甚或藏匿舊案。抽換卷宗。使是非可以混淆。而本末無從考信。其弊誠不勝枚舉。然州縣爲親民之官。就取少而耳目近。少則易遍。近則易知。但使爲州縣者。實能以民心爲己心。視民事如家事。日坐大堂。與民相見。表裏洞達。無阻無隱。其有勒索而留難者。許民面憲。立提質究。則弊除矣。其被誣牽累者。卽從所以誣牽之故。訊出勾通授意之由。立予責革。則弊除矣。且藏匿抽換。必乘新舊交代之際。或數年數十年而後發。防範最難。然苟鈐印卷宗。又令各書將經手案件。登記號簿。官爲用印。以入交代。倘有遺失。惟最後接收之書吏是問。則其弊亦可肅清。故曰州縣之書吏易治也。若

夫上憲之書吏則魚肉州縣之書吏而并能挾制其官。州縣莅任先索到任陋規其後交代有費盤查有費經征有費奏銷有費滋生烟戶有費賦役全書有費蠲除有費工程有費恩賞有費領有領費解有解費割扣有割扣費舉州縣毫毛之事莫不有費誠如憲劄所云動筆卽索事無空過者稍不遂意則駁換捺延處分降罰其禍立至故州縣畏之如虎而奉之如神。州縣之書吏亦不得不多方搜索以求解免此吏治之所以日難而虧欠之所由日積也。且夫州縣之書吏上司得而懲治之上憲之書吏州縣不能約束之而併不敢誦言之營諸城狐社鼠灌之不可焚之不得稍一非議不以爲去狐鼠也。而反以爲攻城社也。故曰上憲之書吏難治也。其所以難治者有二一曰書缺買定也。某書管某縣某更值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爲授受州縣特其佃戶耳買定之後則以此缺爲傳家之寶官有遷調而吏無變更卽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頂替者仍其人也是以州縣甯隱忍以免目前不敢觸犯以貽後禍。一曰權從書出也。幕賓案牘旣繁一切片稿半由擬送稍爲出入便已低昂雖有核裁豈無疏忽誠如憲劄所云高下在心也更有不可解者如戶口之增減倉庫之盈虛惟州縣知其確數以爲具文則具文可也以爲實報則實報可也而司書則曰彼有程式所謂程式者又不肯顯頒於下屢送屢駁無所適從費到而冊始定其實上下仍相蒙也去此二弊約有三端一曰汰冗濫酌公事之繁簡定書吏之多少擇其勤慎廉能者留房辦事其餘悉裁去之俾歸民業如敢掛名射利及私相頂替重治其罪。一曰定額費使各衙門之書吏開具實在必須之費詳院核定行知州縣遵爲定額上下曉然取有額外濫索及借事刁難傾陷者許州縣據實指稟違則叅辦又如處州於通直最爲貧苦甚有歲入不及千金者日用尙慮不敷何力應酬諸費應請概予刪除而將該縣應辦事宜併入經營大縣之書吏兼辦庶公私兩無貽

誤。一曰頒冊式。一切造冊章程。縣書未經目覩者。卽請頒一樣本。飭令縣書如式照造。以免駁換。如是。則憲書之事簡。而其權亦輕。庶幾無所容其奸矣。至於州縣之書吏。前說已詳。設有昏庸不職之令。任其舞弊者。自有憲法治之。無難立斷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在上位者能正己率屬。剔盡除奸。則書吏自然歛跡。否則防一弊。又生一弊。州縣且救過不暇。何敢與之爭費哉。

請杜書吏舞文疏嘉慶六年

御史喬遠煥

臣查各部辦理題咨事件。惟以例案爲憑。而書吏卽從中勾通外省。串同舞弊。上年恭奉諭旨申嚴飭禁。現在內外奉公守法。吏胥已不敢營私。而積習相沿。其弊或有不盡除者。緣例有明條遵循已久。案無定準。出入多端。此由從前辦理徇私。意爲高下。以致事無區分。一部而彼此兩岐。一司而前後互異。因而書吏影射。包苴已遂。輒援舊辦准案。有意瞻徇。撞騙未成。卽援舊辦駁案。多方吹索。雖以明幹司員及持正堂官。或多被欺蒙。亦有堂司各官意見牴牾。偏持莫決者。所不免也。臣思各部率由舊章。均有則例奉行。又每屆五年。卽將該衙門則例續纂一次。該堂官揀派熟練司員。于隨時脩改事宜。分別增刪。校繕黃冊。恭呈御覽。刊行各直省。一體遵照。立法極爲詳備。其已經登垂則例者。自係可以通行之案。若已經續纂不登。則例者。卽係不通行之案。顯而易見。豈有舍定例近例。不遵而遠撫。十數年成案轉足依據之理。況例外求案。部中或援成案議駁。而外間亦可援成案邀准。往返究詰。究致部駁無辭。違例議准。殊屬不成事體。此則無論准駁皆中。猾吏舞文之弊。不可不大爲之防。臣愚以爲欲絕弊源。不如明申例禁。各部既有欽頒則例。無論准駁事件。皆宜援例逕行。除無例可援者。自應由部臣隨時條議。旨遵辦外。其一切違年成案。凡係原刊則例。及續纂則

例不行採入者槩不許附會摭引以杜書吏朦混之弊至按欵查核因何與例相符與例不符之處有宜明指。例文者卽明指例文毋任准駁含糊有宜全引例文者卽全引例文毋任節刪要義有例涉兩可宜折衷至當者卽悉心稽核回堂事公酌辦毋任比擬失當更有例外苛求至稱未便僅照常例辦理者亦應槩行禁止如此詳慎綜核諸事韞實用以垂定例而昭法守雖有猾吏取巧嘗試將無所用其伎倆或亦剔釐積習之一端也。

說吏胥

漢以前吏胥士也。卿大夫多出焉。其人自愛而重犯法。以是吏胥貴。唐宋以來士其業者不爲吏胥爲吏胥者則市井奸猾巨家奴僕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賤。吏胥既賤爲之者皆甘心自棄於惡行已若狗彘。噬人若虎狼以是吏胥橫。吏胥日橫其勢足以攫財貨快恩仇因而向之士其業者稍慕而爲之既而搢紳之族不肖者亦復爲之搢紳之族爲吏胥雖甚不肖不可得而擯。搢紳者仍兄之弟之伯叔父之祖之其異姓仍中表之與之抗禮矣。搢紳所與抗禮姻親而吏胥者也。久之凡吏胥雖不爲姻親皆得與搢紳抗禮以是吏胥大。

分發在官法戒錄檄

有官則必有吏。有官則必有役。周官有府史胥徒之名。漢唐以後名稱不一。職掌則同。蓋居官者責無旁貸。事有兼資。拘案牘考章程備繕寫官之賴於吏者不少。拘提奔走役之效力於官者亦不少。凡上下文移不曰該管官吏則曰一應官役。更役益不可忽矣。祇以人之才質不同。趨向各別。往往一入公門。圖利之心既盛。辦公之念遂輕。竭智盡能無非爲網利營私之用。氣求聲應。不外乎舞文骯法之中。行險徼倖恬不知非。而人之指

牟麟相

陳宏謀